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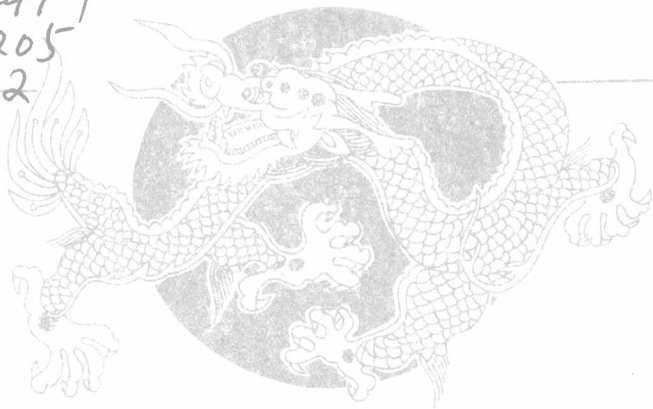
银剑金刀

「台湾」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

I247.4
205
2



银剑金刀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下

第十章 无极岛上

匆匆吃完，天色已经黄昏，华剑峰以背靠墙，站在大门口，不敢乱动弹，只见那老者，慢慢地向大门处走来。

华剑峰心中不免了动，暗想何以南宫梅将所有的人全都杀了，却留了这个老者？

这老头虽说又聋又哑，但眼却是不瞎的，若留了他一人在，目睹的情形，就算以手势表达，慢慢地也可套问出来。看这南宫梅行事如此狠毒，心思必然缜密，难道百密一疏不成？

一面想，一面不自由主，留意观看那个老头。那老头龙龙钟钟，行得极为缓慢，本来也看不出什么来，但等到行至大门前时，却也向华剑峰看了一眼。

四目交投，华剑峰一怔，只见那老者一双眼睛，极有神气，断非一个老耄之人所应有，向后退了一步，舌绽春雷，大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时候，他和那老者相隔，不过四五尺左右远近，他

三个字才出口，老者腰段，突然挺了起来，一声怪笑，华剑峰只觉狂风陡生，一团碗大的黑影，当胸袭到。

变生仓猝，两人相隔又近，若不是华剑峰早已心存怀疑，直是万万躲不过去，但就算华剑峰知道不好，挽剑去迎，身子一侧，那团碗大黑影，也已疾袭而至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击在华剑峰左肩上。

华剑峰只觉奇疼彻骨，怕不是连肩胛骨都被打碎，手一松，难生便掉到了地下，“哇”一声，哭了起来。

华剑峰唯恐对方心狠手辣，加害难生，一时间也顾不得自己，踏中宫，定洪门，连刺三剑，左腿横扫，将难生扫出一丈开多，安安稳稳跌落地上，低头看时，地上已流了一大滩鲜血，正是从自己肩上流下来的。但强敌当前，哪里还顾得到？疯也似地又是四剑，一霎时间，攻势如排山倒海而至，七珠银剑剑尖伸缩，处处不离对方人身要穴。

那“老者”似对华剑峰手上利剑心存顾忌，一路上不住后退。华剑峰一连使了七剑，虽然左肩受伤，但已占了上风，只见对方所使，乃是一副流星锤。

江湖上寻常可见的流星锤，那锤是滚圆的，此人所使的锤，却是八角形，边缘处还突出寸许来高，锋利之至。

华剑峰一见便知周泰、范崖，全是死在这柄锤上的，一看那人，直起腰来之后，比自己还要高半个头，面上虽然还全是皱纹，但已看得出是抹了药，装出来的。

华剑峰一面剑光霍霍，不断抢攻，一面怒喝道：“你就

是南宫梅？”

那人也不回答，流星锤避过了七珠银剑，得隙便攻，身形灵活已极，一起一伏之间，全身骨骼，连珠炮也似“格格”乱响。

那流星锤原是在十八般武艺之外的偏门兵刃，与李公拐，护手钩等，均是极难使唤的一种兵器。依使人功力，而定这链子的长短。

那人手中的流星锤，只是一个单锤，链子极长，而且其灵活程度，出于人的想象之外。华剑峰想仗着七珠银剑，削铁如泥之力，将他链子斩断，也免得被他逼在丈许开外。

但一则左肩伤势甚重，痛得扎心扎肺，受伤之后，便跳动相斗，血仍未止住，动作不免缓慢些，二则那人身法快绝，一只锤倏收倏放，简直不可捉摸，照这情形看来，功力不在范崖之下。

华剑峰求胜心切，将“天一剑法”源源不绝，施展开来。着着连绵，十余招一边，剑光霍霍，已将他全身包没，攻守皆宜，无穷的神妙变化，尽皆发挥了出来。但动作越快，剑法越使得凌厉，所耗气力也定然越多，血流不止，地上鲜红殷殷，已洒了一地的血迹。一套剑法使完，虽将那人逼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，险象环生，眼看再加紧施展，便可将那人刺伤。

但是，就在这个最要紧的骨节眼儿，华剑峰觉得真气微散，已然不能凝气应敌，虽然只要再连使两三招，便能

得手，但使不出起来，真是半招也没有办法的，手上一慢，那人趁势一锤，笔直磕过。

华剑峰觑得真切，一剑斜斜削下，“铮”地一声，竟然将流星锤切下一片来。

这一剑，华剑峰志在必得，用足了八成力。他本来已经失血过多，难以支持，一用大力，虽将锤切下一小半，眼却金星乱冒。

那人手臂向内一缩，接着又是一松，流星锤又直磕过来。华剑峰知道自己万不能再中一锤，急忙横剑去隔，但匆忙间忘了剑刃对锤，被流星锤碰了上来，刚好碰在剑脊之上，一声极为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过去，华剑峰只觉虎口发麻，五指几乎捏不住剑。心中大吃一惊，用出最后一分力气，斜跨七星步，见那人面带奸笑，恶狠狠地瞪住自己，又是一锤飞来，便咬紧牙关，一眨眼间，真气运转一个周天，气贯右臂，五指一紧一松，一溜七色光华，“刷”地向那人直飞过去。

原来他孤注一掷准备以脱手去剑的绝招伤敌。若是他左肩不是一上来就受了伤，或是受伤以后，没有跳掷奔跑，失血如此之多，这一招“百川东归”，世上能以抵挡之人，确是不多。

只可惜他如今气力大为不济，这一剑虽是勉力发出，但却歪歪斜斜，不成规矩，被那人轻轻松松，避了过去。

华剑峰眼看一剑不中，再想发掌应敌，右臂抬起，但

觉其软弱，运掌都不出，只得一回手臂，往左肩上伤口按去，一按按了一手的血，不由得颓然坐下，双眼一闭，耳中只听得难生的啼哭声，和那人一面奸笑，一面向自己一步一步，缓缓走来的脚步声……

□

□

□

看官，这无极岛上怪事迭生，干系自然都在南宫梅一人身上，华剑峰若是赢了此人，二十年前疑而不决的问题，或者都可以迎刃而解，但偏偏他全不提防那个老者，待到觉察，已自不及，以致肩头上受伤在先，气力不继在后，眼看那人流星锤起处，就要步范崖、周泰与雪花的后尘，一命归西去了。但世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，华剑峰倒地不起之后，究竟如何，暂且按下不表。花开两头，秃笔一枝，难说两头之事，却说前一晚，在那荒岛之上，所发生的事。

那晚，华剑峰翻过山头，去找小桃之后，乌头三婆两眼绿光闪闪，狠狠地瞪住了赛华佗范崖大有吞而食之之慨。范崖则只是低着头，不断地踱方步，杨志痴背负双手，望月闲步，意态潇洒。

过了一刻，范崖突然道：“杨兄，前十几天，无极岛上失了九十九颗大还仙丹，你知也不知？”

杨志痴一笑，道：“自然知道，是我指使那人来偷的。”范崖一呆，道：“莫非你识得孽徒南宫梅？”

杨志痴冷冷地道：“你好大的口气，还称南宫梅为孽徒？我三年前偶然在川西遇见他时，他武功已好过你了！”范崖冷笑道：“不错，他或者另有际遇，也说不定，但你可知他是什么人？”

杨志痴也不免一愣，道：“什么人？不是无极岛上，赛华佗范崖的弃徒么？”

范崖面带奸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杨兄，我问你，四大派天子城之会，虽然不了了之，以后难免生事，你准备如何应付？”杨志痴为人旷达已极，想起自己只不过是随世俗，但凭自己愿意，高兴怎么做便怎么做，不免有些得罪人之处，久而久之，倒成了人人所不齿的人了，什么武林上的坏事，全算在自己帐上，不由得喟然叹道：“有什么准备？他们既要找我，舍命陪君子，你道是也不是？”

范崖应声答道：“不错，但玄征长老虽失了一条手臂，怨毒却更深一层，你一人之力，恐怕……哈哈……难以抵敌吧！”

杨志痴原是绝顶聪明之人，听出他话中有因，笑道：“范兄莫非能助在下一臂之力么？”

范崖笑而不答，向乌头三婆呶了呶嘴。乌头三婆两眼从未离开过他的身上，怒道：“狡贼又打什么主意？”声音凄厉无比。

杨志痴笑道：“范兄要将他心中所知的事，讲与我知，却又嫌你在场，要我动手除去——范兄，是也不是？”范崖

被杨志痴一语道中心病，不由得讲不出话来。

乌头三婆立时大怒，喝道：“贼子怎敢？”十指箕张，猛扑而至。

杨志痴袍袖微拂，道：“且慢。”乌头三婆何等猛烈的去势，竟被杨志痴一拂之力，阻了一阻，她因怕杨志痴再施煞手，吓得不敢再上，只是千“贼子”万“贼子”价乱骂。

杨志痴不耐烦，喝道：“婆娘闭嘴！”乌头三婆果然不敢再说什么。杨志痴向范崖靠近一步，嘻嘻笑道：“范兄，你心中所知的话，说还是不说？”

那语气和平已极，毫无威胁的意味在内，但范崖听了，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，连忙说道：“说！说！”

杨志痴笑道：“这才像话哩？”范崖只怕杨志痴动起手来，自己死无葬身之地，额上沁出冷汗，抹了一抹，道：“那南宫梅年前，曾返岛一行，对我说，他发现了江湖上的一个大秘密，是在苏州，与一个大府人家的千金小姐相识之后才发现的，若然我肯帮忙，他便为我觅一种极为难得的药材，我就问他什么事，他道——”

范崖正说到这里，华剑峰已因为寻找小桃不见，大声嚷叫起来。

杨志痴一听华剑峰叫声之中，甚是惶急，忙作了一个手势，不令他再讲下去，侧耳细听，自言自语：“咦？难道小桃不在？”

讲了一句，那座矮山之下，突然异声大作，正是华剑峰听到的那阵怪声。此时月色刚为乌云所遮，漆黑无比，杨志痴只呆了呆，鼻端已飘来一股异样受用的香味。

那股香味，叫人一闻之后，还想再闻，就像饿极了的人，闻到了饭香一般。

杨志痴全未在意，更想不到以他这样武功，还会有人暗算，竟然深深地吸了一口。一口刚吸进，才猛地想起不好，赶紧凝气闭穴，“呼”地一掌，向旁拍出，只听乌头三婆一声鬼叫，便自静寂。杨志痴急忙跌坐在地，将鼻息全都闭住，运起真气来。

原来杨志痴将那香味吸进，便突然想起，眼前是与人称赛华佗的范崖在一起。药能治人，亦能杀人。这范崖一生全花在炼药制丹上面，若什么地方有灵药，舍命相求，也要弄到了手方休，那一股香味，极似传说中剧毒无比的蛟涎香，一口吸进，若不及时运气将毒迫出，一个对时，便全身溃烂，化成血水而亡！



因此杨志痴明知下毒手之人，可能还会再加害于己，但除了到时再说之外，却别无他法。怎知静悄悄地，一无声息，过了半晌，才听“呼”地一声，一件东西罩了下来，将自己罩在其中。

杨志痴虽是武功绝顶，但对付蛟涎香这类的毒物，也

无可奈何，非得花两三个时辰，将所中之毒，全部迫出不可，那蛟涎香本身，乃南海中独角蛟的唾沫所炼制。

独角蛟在蛟类之中，体积最小，但它只要一张口，香气四播，方圆百丈内任何鱼虾，一闻到气味，立即游至近前，昏了过去，由它嚼吃。武林中人得了，便练蛟涎香，用以毒人。

杨志痴气血运转一遍，凭着绝顶内功，已觉将毒迫出了些，疗这种毒，非得专心一致，不受任何干扰才行，这时，就算普通壮汉，也能致杨志痴于死命，更不能开口讲话，是以过不多久，杨志痴虽然听见华剑峰惶急呼唤之声，有几下还就在自己身边两三尺处，他也不敢答应。

看官，何以杨志痴就在华剑峰身侧，而华剑峰却视而不见？此事作书自有交待，先表过不提。

□

□

□

就这样，杨志痴被罩在里面，用心疗毒，一算时间，已应天色大明，眼看再有大半个时辰功夫，便可大功告成。他心中只以为此事乃赛华佗范崖所为，是以已打定了毒一迫出，放一把火将无极岛烧个干干净净的主意。

怎知过了一盏茶时，到了最吃紧的关头，忽然听得就在自己身旁，有人讲话的声音，道：“那金甲力士周泰，说是在海上做了海盗，有人亲见未着，怎地我们遍寻不获？难道是传闻不足信么？”

另一人声音苍老，道：“师弟莫心急，我看此人有莫大干系，那日在天子城上，太湖派掌门人独言杨志痴无罪，看来实非虚言。”

一提到了“杨志痴”，那第一个讲话的人，便期期艾艾，含糊以应。

杨志痴一边奇怪这两人讲话声音，离自己不过尺许，何以会见不到自己？一面心中暗笑，好小子你当我被你金针刺死了么？所以一提起我便觉心虚，连讲都不敢讲。他这里稍动心思，真气一没，几乎那股剩余的干气，倒流回去，不敢大意，拼除杂念，继续运真气。

那讲话的两人，第一个便是云中燕沈嗣，第二个乃是玄征长老。杨志痴想到冤家路窄，自己正在吃紧的关头，若被他们发现，可不得了，因此心中也不免吃惊。

沈嗣顿了一顿，道：“我看此处已近无极岛范崖，何不到无极岛一行，也好向他处打探消息？”

玄征长老道：“算了吧，范崖前几年还伤了一个俗门弟子，你忘了么？”云中燕沈嗣度量最小，一提起自己门下为范崖所伤之事，立时大怒，杨志痴只听得“叭”地一声，突然见到了光亮，微微睁眼一看，沈嗣和玄征长老，正背向自己而立，但已在转过身来，暗叫一声“休矣！”干脆闭上眼睛，不问不闻，只求捱得片刻，便能将毒去尽，便可起身应敌了。

沈嗣和玄征长老两人，自天子城上下来之后，因听说

江湖上不少人，真的见到过华剑峰所说的那只昔年大内珍藏的宝物含珠翠凤，玄征原来是秉性极为正直的一个人，杨志痴虽然和他有断臂之仇，但那是私仇，于公的一方面来说，却不能冤枉杨志痴是害石亨之人。

由含珠翠凤再想到华剑峰所说，乃是从金甲力士周泰处得来的，因此亟欲找金甲力士周泰，至于沈嗣以倒扎金针暗算杨志痴一事，他却是不知道的，而且他为人，根本做梦都不会想到有这种事存在。

两人在江湖上辗转寻找金甲力士周泰，毫无踪迹，到最近，才听说周泰在南海横行，到了海上，这才又联袂出海，寻了几夭，也寻不到，偶然上了这个荒岛，准备稍事休憩一下。

两人只当这里乃是海中极普通的一个荒岛，因此上了海滩之后，走没几步，看到一块半人来高的大石，便倚石而立，闲谈起来。

怎知谈到沈嗣怒极之时，反手一掌，打在那块石上。一打上去，便觉石裂之声有异，而且觉得自己随随便便一掌之力，也不能将岩石打碎，转过身一看，这一惊，真是非同小可，“蹬蹬蹬”向后连退三步，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米。



原来岩石之中，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个人。

此人非别，正是在天子城上，被他以三枚倒扎金针，射中了“心经”、“巨阙”、“华盖”三大要穴的杨志痴！

任何人，即使武功比杨志痴高过十倍，这三个大穴被金针射中，也断无幸理。当时在天子城上，虽未听到有杨志痴的死讯传出，那恐怕是因为黑道中人物，怕杨志痴一死，他们便要遭殃，隐瞒不说，也是常事，而且第三天便已发现山腹另有通道，蜂拥下山，此事自然更没有提起。

此地乃南海中的一个小岛，与天子城相去，何止万里，死了的杨志痴竟会突然出现，而且在一块大岩石的中心，沈嗣乃是以下流手段害他的人，见了如何不吃惊？也难怪他讲不出话来了。

玄征禅师却又是另一番心思。他见沈嗣吃惊，回头一看，见杨志痴竟在岩石之中出现，也大为奇兀，但仔细一看，那“岩石”根本不是石头，只是桑皮糊出的一层壳子，厚不过半寸。但外表看来，和石头一般无二，甚至青苔碧然，在海滩上，这种岩石，不下百十余块。大小不一，谁会注意？

他第一个念头，便是心中暗叫好险，自己在这桑皮罩子之外，讲了这许多时间的话，杨志痴没有施暗算。但仔细一看，便已看出，杨志痴正在运转真气，不是疗伤，便是练功，此时真是只须一个手指头之力，便可致他于死命。但他乃是正人君子，绝不会趁人于危的。

等到玄征禅师看明白了杨志痴此时的情形，云中燕沈

嗣，也已惊魂甫定，看出了杨志痴这时候，真是不堪一击。

将心一横，他想不管杨志痴是如何来到这里的，若被他将自己暗算的情形讲出，还当了得？便假装不知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贼子原来你在此处，接招！”气贯掌根，神注掌缘，坐腰沉胯，“呼”地一掌，向杨志痴拍出。

玄征在旁见了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可！”但只见杨志痴张口一笑，手掌外翻，一掌相迎，掌风“嘶嘶”，正是“先天神掌”中的招数。

原来在沈嗣和玄征两人各转念头的工夫，他已将最后一些蛟涎香之毒逼出。

刚好沈嗣一掌砍到，他因恨沈嗣为人，气量窄小，睚眦必报，行事又狠心，因此一翻手掌，便以“先天神掌”中的招数应敌。

沈嗣满拟掌风到处，便可不费吹灰之力，将杨志痴击毙，怎知杨志痴突然出手。他尝过杨志痴先天神掌的厉害，到掌风突为一股大力所阻，已然大吃一惊，但杨志痴掌力与他一交，便催动先天神掌的威力，直逼过去。沈嗣只觉掌心如同被千百条百足在噬咬一般，不由得亡魂皆冒，幸而玄征长老在一旁看出情形不妙，他左臂已断，但右臂功力，却更为加强，急忙一掌切下，杨志痴先天神掌之力，被阻了一阻，云中燕沈嗣才得以向后跃出，已然是满身大汗了。

杨志痴见玄征禅师掌到，掌力一收，站了起来，向旁

一看，见了那和岩石一般无二的桑皮罩子，这才知道何以华剑峰看不到自己，同时也已想到，放蛟涎香害人的，并非赛华陀范崖。

当下飘然起立，弹了弹衣服，笑道：“天子城一别，又已一年多了，尤其是沈大侠，在下着实想念得紧！”

沈嗣做贼心虚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讲不出话来，玄征禅师不知就里，道：“善哉！杨檀樾言重了，老衲倒一事相告——”

杨志痴即口道：“我已偷听到了，你们想寻找周泰，是也不是？翠羽剑客何飒曾言，事发之时，周泰正在云贵，难道他会飞不成？”

玄征正色道：“杨檀樾休得取笑，你在天子城上所言当年事实，可句句是真？”

杨志痴面色一沉，道：“杨志痴一生，什么事都做，甚至于乘人重伤，以金针刺人要穴这等事都敢做，就是不会讲一句假话！”

沈嗣在一旁听他讲起“以金针刺人要穴”，真吓得脸都黄了。杨志痴却只是向他冷笑一声，并不道破。

玄征道：“好！杨檀樾，咱们私仇不提，先将此事弄明白可好？”杨志痴却道：“且慢，我在此岛上为人暗算，暗算之人，可能与无极岛上大有关系，两位若要杨某入出力，可先与我去无极岛一行！”

玄征应声道好，沈嗣自然不敢讲什么，杨志痴便上了

玄征和沈嗣的船，向无极岛驰去。

半途上，杨志痴趁玄征不觉，对沈嗣悄然道：“沈大侠，一手好针法啊！你若肯将这手针法，传给我一个记名女弟子，我便什么都不说！”沈嗣把柄在他手中，虽然心中气到极点，但哪敢违扭，只得点头答应。

不消一个时辰，无极岛已经远远在望，与华剑峰任由筏子飘荡，所差只不过小半个时辰而已。